

林屋集卷之十七

山人蔡羽著

上靳閣老書



柱國戒菴老先生下吏去門下十年仰戀恩私想見
風采殊切曩者 館閣峻絕欲見而不可得茲獲奉
明詔暫休江表如漢二疏故事又蘇潤相去在四百
里內謂宜朝聞命而夕奔走也顧窮命之人繫病快
快手龜脚攀翰如而不能進不得已令家人先請輒
敢布其腹心竊惟羽之得托於門下迹踈而意密形
離而趣合其自爲幸豈得比于一二諸生哉世之稱
道光德充親爲

帝師海內翕然宗之者代不過一二人而吾師不處

其次一介之士得生其時親候顏色不齒于庸人多矣又况親爲之弟子乎處弟子之列有服勤終身不能明厥心術窺厥志趣亦猶胡人與粵人同舟其各自爲懷有邈乎其不相類者也羽與先生別十五年而拜太夫人之喪又十年而爲今之請視朝茲夕茲者有間矣然心領神會有不在于朝茲夕茲者謂也先生有孔孟治世之心而不膠其迹有程朱明道之功而不違平時秉衡履台以處親近之地而略無形迹之存志在于安國家利社稷苟可以用力逞恤其他其作與處豈與一節之士同謀哉是使衆人疑之而不識舉世非之而不足恠也雖羽之得托于門下獨能無疑乎曰某之學某啓之某之所養某

成之幸矣某某之弟子也其傳必正某某之弟子也其操履不以辱其師亦幸矣既曰某某取巍科者也某某居要路者也朝載而京師暮載而鄙國所見多靳公之門人今某雖賢其名不過博士弟子受約束於尊官達人朝程其能慕索其業相繼於後生小子之間耳庸何取靳公之門操琴瑟授筆鏹重足而隅席者大抵皆一時之貴而某危冠長衫庸次其列不已厲乎於歲衆人之識則然而固未聞道義也名賢大儒爲世師表其得則時也其不得亦時也以先生之道德文章雖不連高第居禁近取師保金章玉圍有足爲先生損乎以先生之道德文章旣連高第居禁近取師保金章玉圍有足爲先生多乎時焉而

已如羽之處窮也厲守戶樞累積歲月不以勢誘不以形驅凡一作一處必歸於道義一悲一喜必發於文章雖不敢自列於古之君子以爲今之吉士庶幾乎而上不見收友不見助無亦曰時焉而已其視翱翔甲科環接要路朝京師而暮邦國者一得一失何足道哉彼翱翔甲科者足以修功一時守夫子之一體如由之果賜之達求之藝皆足以從政而窮守道義發揮文章者其得鳴夫子之盛大夫子之傳死而不朽乎抑不足以鳴夫子之盛大夫子之傳而卒爲弃人也後當有辨之者矣於戲以窮居一介之士而不務揣量乃自謂明其師之心任其師之道而出於一時顯顯者故曰迹踈而意密形睽而趣合也病當

漸已不久伏門下幸賜垂憫

上王太傅書

羽頓首頓首

柱國老先生下吏不肖節旄有日賤病手龜脚攣幾不能奉几杖今獲問矣曩者草廬之寵挫辱尊重惶恐死罪深山窮谷未嘗識王公貴人一日凌風濤打霧雨涉草萊以問窮居無聊之士此古人之高致於今世罕見也躬自糞除妻子提挈以穀館人異得一宣其勤力而寒士遠僻不足以備鼎俎徒謂溪毛澗藻可以羞於王公而孟浪殊甚惶恐死罪然兒童女子望麾者蓋翕然空巷可謂寒谷生暄矣夫以三公之貴不自愛其形勢得從布衣之賤出入山林翳佳

木臨清流以適其情趣於王公顧不美哉而議者不然曰是故重山林而輕臺閣踈縉紳而通寒士者歟不然巍巍廟堂坐而論道不亦尊且顯乎則無所於樂顧獨朝扣東山暮問西嶺于于然而不忍去百官有司龜金組玉之徒抑首巽氣止下風而不敢進不亦貴且重乎則無所於愛顧獨携糟糠之士由由然而不能舍噫衆人之論自以爲知先生而羽固以爲未也夫國有大疑非得鉅公偉人無以釋天下之憂雖有鉅公偉人不使之贊襄廟謨以行其計畫雖有憂世之心無所用此先生所以寓意於山水而耻言時政也百官有司龜金組玉之人止下風而不敢進勢也分也草茅賤夫得以溷其形迹道與義也故曰

魚相忘於江湖人相忘於道術然山水豈先生之好匹夫豈其必與者哉尊論圭峰羅公之文云云連兩月怏怏思得一見其書讀其文以快吾懷近得覩于南濠土氏矣簡編浩繁不可盡讀讀其十一字古而辭強如斲金鐵亦佳矣然有不能無恨者羽竊謂聖人不得已而有言故其辭微賢人因言以明道故其說長後之文人通百物叙萬事馳雄辯以各自名家然終不離平道若羅子文深而意淺詞強而義乖離平道矣冒昧不自知惶恐死罪專人候問尊嚴草藁一卷并獻下吏伏惟矜照

與劉時服書

某月日再拜時服道契足下士之道相聞業相取生

同其鄉又同其事時其遭逢同甘其疾苦如是者屢
屢謂之不相知非情也昨者足下旣登進士家居深
密同游之徒頓判形迹僕心無猜阻微覺其異是無
足怪形殊則趣不同也然謂遂不知足下之心則繆
矣或者謂足下快意於得第稱病家居休休然氣滿
志足田園之樂長廟堂之情薄以僕之私臆決足下
之心正不如是也夫士修於家明厥道術時時明哲
以奮厥學唯慮用之不獲盡幸而售不幸而不售如
是者常相半而不可期必迨其出也非無明明之辟
進賢之位而鰥違圯曠不足於用如是又相半而不
可期必足下道明而行古才裕而氣溫耻不爲三代
之士居董賈之下年未三十幸而連售

明后在上正賢者翱翔之候比以多病告休其心豈
嘗一日忘當路哉或者遂疑云云是以衆人量足下
而非僕之所敢信也且足下痛自力學早夜磨刮餘
十載而蓄積亦良苦矣曾未効其尺寸一舉而弃之
器何止是此固足下之所決不爲僕固得以無疑也
然天下之勢不進則退足下雖乘間暇調攝精神須
道日益明德日益修後學之想望者日益信名聲之
宣揚者日益遠則朋友之光多矣信如敬勉喜新第
在婁內甚靜時得舟臥出城與父老見於鄉曲又少
與市廛交甚有利益謄書悖妄無任竦息

荅黃勉之

不意鄙凡不見棄於有道之家微辭漫言俱蒙存記

伏讀序文足見曾次磊落文思深長好善如貪不徒
爲鄙淺尤吾蘇有人一世之寶好學自許信如尊教
續聞當游五嶽委僕序行爲事雖勝僕未敢贊成也
夫棄冠裳易名姓去家萬里以遊名山逐飛鳥凌雲
氣高視塵表以空人間方外之士也敢望于吾子乎
方今當局名公與百司之吏日夜焦焦然用求人於
大科鄉里之望屬之吾子負一時之望者不貴苟行
固宜拾高第對 大廷吐露其鬱結以裨世利物天
學成而遭際有道而獲行於時與長嘯林谷空言無
施者相什百也况君臣之義無所逃於天地事親以
榮人子第一義伏惟俯徇爲冀努力高驅若模寫行
色替揚高趣僕固能言而未屑也前蒙遺耳罪篇一

首干瀆冒暑一膳便接草茅早晚拭目

與林職方志道書

僕處吳下聞執事名十年矣但謂高才好古文業過
人有中丞風而已去秋到 南都得奉車從再拜下
陳明日應召碧峰叨竊連日手札屢報承接音容始
知前所聞皆執事之細汪汪大洋未窺其際也竊惟
執事天資旣異而又有道德文章以爲韞釀故能養
其高明不爲急隘從容折節能修於布衣之人而感
容號令不假于爪牙之士江湖之上競忠君報國之
心而薄書之間存高山流水之趣凡此皆今人之絕
不爲而 執事爲之故未得以窺 執事之際也僕
草茅廢人寡合鮮偶雖當途貴人有念小子非蒙顧

矜不敢僭謁然聞時之賢未嘗不欣欣仰慕自奉餘
論慶幸無已春初得與令親黃督涇相見於吳門彼
此匆匆不曾奉書後讀明水草堂記歎息良久勉之
書中亦沐存問督經古道君子不以庸人遇僕而僕
無萬一之報極知罪過執事得問爲道此意也草藁
一束竊布醜惡無任汗惕伏惟矜照

與王憲副欽佩書

羽再拜南原憲副執事去歲獲奉示問并書藉知不
遐遺感感夫不更契闊無以見相見之不易不處窮
愁鬱結無以重會集之樂與執事別六易秋矣恒願
一述鄙衷而不能得何顯人非托郵之地寒士無吹
毛之力且南北紆長徒切瞻望而已巳卯秋至都

時事警急併居月餘諸公在官交游落漠因思他日
得見執事領教益情義慷慨今何如也嘗一造青溪
第所謂三槐五柳宛然在門而主人貴游徘徊池館
獲候問干寶應朱文學拱之僕與朱同爲門下客而
一時仰戀亦同此懷因獲留坐終日繼之以燭漫成
有作來教所謂爭香聯句者此也夫以流風餘韻猶
起愛慕他日親炙其人三薰三沐於其函丈又何如
哉此區區之私契閱窮愁不能自己者也夫河洛中
原督學宗主以執事之才之邵握厥機要闡厥道術
風俗不足美賢才不足錫方今外臺之任無先之者
日望馨薌爲吾道寶僕碌碌三十年不克自効年迫
齒暮漸同庸人無足唇挂也獨厲節守道莫不爲朋

友戮耳豈敢慕虛名棄實行舍已徇人毫髮有累於心哉顓蒙殊甚口望振動臨書無任汗竦

上邵宗伯書

羽再拜稽首上書大宗伯二泉老先生下吏聞道德冒一鄉者一鄉之士宜歸之冒天下者天下之士宜歸之然猶有次且道路連歲月而不進者賤之於貴其勢未易合也故縉紳之家自多者視茅褐恒如草芥枯槁之士自多者視軒冕恒如浮雲斯二人者皆過也羽雖伏處草莽聞大人先生之名久矣道高而德尊經明而行古居家爲孝子居國爲忠臣其學足以成人材其文足以起衰世世之所謂鉅公偉人也夫世之學者得鉅公偉人而無之足以立身蓋亦之

足以明道宗師之足以成德業羽雖不足以備使令景仰休光常懷激切故十餘年間謀出門下固未敢希冀堂奧昔人所謂一經品題便作佳士者日切懸懸也夫言知則已明言慕則已切顧又十餘年間咨且而不進者誠識夫貴賤之分而非敢有所自多也然得大人之階受龍光之賁非徒揖讓爲榮而已竊有鄙衷因激狂妄宣布下陳伏候俯選自古國家有天下之士未嘗不欲盡天下之才昔王吉以孝廉舉貢禹以明經徵而王貢不相病魏相以對策選丙吉以治律遷而丙魏不相譏故夫漢之人材輻輳並進咸克遠致國家用舉子業養天下之士收之以科第選之以辭林其意豈不欲盡天下之才哉然老於

場屋者或負抱瑟之歎不預翰選者或遺樗散之譏
及至登朝則一以科第爲先內選爲重文足以華國
才足以立政湯不加省及疾而擯之雖元老上公或
云格外之士若凡科目雖經一黜鄙貪猶將由宥觀今
之世士有不預科目者雖蓄蓄復生能免於不盡用
之歎哉明公先生道兼今古沈愛多士無今日之俗
者也使明公處廟堂必能力變習俗處江湖能忘
廟堂之計乎類拙無似率意亂道干犯忌諱惟矜而
宥之幸甚

上林司寇書

羽頓首頓首大司寇見素老先生下吏舊歲過吳蒙
召見門下忘其疎賤遂沐清誨遭際倉卒惶恐惶恐

伏見樂餌方書雖在左右而穀食強壯手不釋卷精

神惟裕爲

國私賀竊惟

聖天子想慕大賢堅求舊老三辭不乞

溫詔愈

激繼以使者敦迫扶疾上道優容異數非飾爲尊賢
之名而已先生初志不獲力疾忘身仰天眷之勤
居司寇之重亦非飾爲公輔之寄而已

聖天子與老臣之心草莽所知也夫交相得而後心
盡心盡而後功成故子房喜見漢高昭烈得孔明如
魚水千載一時豈易言哉人之言曰大司寇得言刑
罰耳其餘不得盡關厥忠素翁容有所未盡此未足
以知先生也昔臯陶羣聖所宗爲舜士師唐虞之化
臯陶唐歌先生託尊崇

天子意嚮賡歌獻贊真其時天下事寧有不得關者哉人之言曰

先朝折繼曉良方危言激論奮不顧身至今誦者毛竦股栗今得無少衰耶此亦未足以知先生也

先朝孤臣爲社稷除害言不得不力今爲親臣處心齊同聲相應調笙簧和鼎彝奚事矯矯耶夫任大者責周迹竒者計重無恠天下之一切歸望也竊聞前處閩中造就後學有成人材之功後經郡國甄收采訪有愛才之誠夫成人材愛才宰相事也曩者處間散能行宰相之事一旦居台輔顧不能用天下之才盡宰相之職耶今天下之才有科目所不能盡而遺落草莽者循資以爲無日執途者以爲無地遂使年

貌俱衰功業無成古今以來爲國任事能立大功者豈盡出於少年高第之人耶在天子宰相知不知耳天子宰相之知實難而卒能使之無遺才者必有道也然此非爲鄙人地實天下之豪傑想望於先生而不能者也輒布腹心惶恐死罪

與伍水部書

朋友之義見於久要懽好之勤成於會合何謂謂相親杯酒相接市井之人皆有所合平居謂之死友一旦小有得失臨利見害奮然不顧甚則反相噬奪故不得謂之友僕與執事窮交三十年無可棄之過雖有徵逐不外文字之間緩急匡扶無媿大道別離六年而執事不以踈間忘情執事才高遭際連第科

甲今頭尚黑而僕曳裾三十年僅充太學生毛髮已
颯颯然而執事不以浮沉介意是又要之義在也春
間聞從者將臨郡計得晨夕薰沐備申離曠甫及按
節飛禍頓興遂不獲請事門下而執事惠顧殷勤雖
倉卒旅次承德多矣今冬喜奉公再南志在先事儲
胥乃疥疾疲繭望江湖而不能濟前日之計恐又沮
於今也會合如是何以申此歡好哉然會合之事小
又要之義大辰下翼力疾往叅恃天可遂竊惟執事
負平當貢禹之學爲水曹之官近者河渠紛紛事須
熟講雖所將不同憂國爲民之心一也前者白茅之
役大司空爲國家興利奮斷不惑遂建不世之業一
勞永定不計小費誠偉誠善然亦多得於天人之助

苟不因天時相地利乘人和未見其濟也今瀆川之
役憂在監司監司執事之僚友也平心而熟講之勢
獨不得乎今赴海赴江道有遠近稽產賦工冊有情
實而道路諠然者弊有所起也夫䟽鑿河渠本爲國
家興利萬民生福然愚民不見萬世之利先見目前
之憂智者曰鑿白茅之阻而百川速浚吳松之尾而
東江順事旣徵矣愚者曰大害旣除小利可緩舊冬
力役新冬暫紓茲所以喧然道路也太湖達婁齊孰
速於盤門之鮎魚口遶江陰熟速於無錫之獨山二
水旣裕長橋旣多門宜不待於瀆川也或謂光福東
通瀆川西出滄墅清橫塘以納百川修縱浦以向橫
瀝郊亶單諤並有成說勢不得已寧失之緩無失之

驟則天人應征科繁碎寧失之輕無失之重則胥奸
消民有占田額多而官租不足無阡無陌而居積鉅
萬者監司豈知之乎草茅之人不知忌諱惟矜而采
之改得舊詩事屬館下先附請教使途有業亦惟順
惠瞻望未及倍增慚懼

與諸楊伯書

羽再拜大尹諸先生大孝士有邂逅一飯而不能忘
有累世講厥好者一見不忘必其志趣相投業相取
也累世講厥好者非世姻則世交也之二者有其一
人以爲難若匪人之於執事可謂兼之矣先君舅丈
之顧惠匪人實瓜葛於母黨而尋盟於從父若匪人
之不能忘執事則決於一見也匪人初客秀見執事

學如發錮才如春泉而舅丈方勤劬教授後知梧州之
后必發於執事既去而思思而不能忘者十三年其
再客秀也見執事之遷喬而舅丈已考槃在澗去而
益不能忘恨二州相去之邇而取善卒無由也菲薄
無似繆溷喬梓一爲名師一爲良友何幸如之執事
起家雖遲而登黃甲爲良吏江黃之間稱爲神明籍
籍京兆非尋常可比所不足者舅丈之喪差早耳春
間家兄往哭匪人適繫考校不獲同事歸而浩嘆無
及矣家兄還盛談孝道友義益竦翹仰聞已治葬揮
淚東謝而已匪人雖朽鈍嘗荷喬梓知賞豈不欲奮
勵出色仰酬知己竟不能濫鄉薦之末今已備數充
貢慚負慚負因舍親將伯宣行便片楮附問伏惟垂

鑒

荅陳水部忠夫書

嚮慕道術依稀風韻平生所長而樂且無倦去歲在京獲與貴鄉里凌先生時東游聞執事儒雅蘊藉形迹之外人品甚高謀即日往候從者已上道矣茲所謂有親賢之志而無其緣其恨一也未幾獲與莫子惟誠遊惟誠門下高弟僕之南歸又獲聯舟朝夕有孔林岱宗之興使小子若願從而不得已暑月至開河瞻望東泉如蓬萊雪山已落掌握惟誠使黑衣來致命意在汲引然僕已在病中矣所謂無親賢之緣其恨二也雖知嚮慕資此二恨柰何柰何緣是知人生際會固自有數一臥連月逮今春正始獲到南都

與惟誠相見於國學之門言問忽出遠緘書刻拜領竦汗乃獲捧誦德音手薰芝蘭知大賢之情脫略高遠所謂北道主人豈非厚望誠善誠感然非僕所敢希異也因便布謝全懿拙辭就呈左右均望鑒納無任惶怖

臨行上少司馬陳公書

門生蔡羽頓首頓首少司馬石峰尊師老先生台座處門下蒙造就無可與比私竊念之覆載不自知其功而萬物亦忘其德無他道大而無所容心也上之於下作之成之保之惜之原其心無為也下之於上隨厥所造亦各各樹立大小扣形資命與時而亦無所報也夫朽儒之質冀土之資宜無可錄而委曲造

就逮于悠久亦必感動羽自弘治辛酉得籍門下今
爲嘉靖丙戌是三十五年老門生也少司馬策之課
之祿之疇伍表之士首稱之當路旣去而復顧已敗
而復勉俾得列于家人子弟之中不肖不能自奮隨
時草取一第顧淪落貢流歲貢今之所賤也不肖復
髮白齒危俛首其中故進不能昵顯人退不敢援英
少雖天賦庸懦踈於人事亦慮爲所藐也少司馬進
之不已遇之愈加至于顛沛阨塞亦手援而卵翼之
夫施之者不怠而報之者漠漠誠無所肖惟仰諸覆
載而已若爾則豈意於報亦豈容於報哉竊又有啓
不肖自居京以來動靜尊師積誠遇物情曠神怡恒
若無事履道會福自然之理然三載之間四理婚務
經紀內外不免損神雖天相有素而恬養之道不可
不盡此爲國爲民之計非不肖一人之私也茲當拜
離不勝惓惓輒敢布下吏伏惟垂覽

林屋集卷之十八

山人蔡羽著

四客贊序

左虛子晨坐寒齋客以技見者四人端溪石君絳州
玄卿中山毛子會稽楮生子曰客不厭余寒乎山枯
水結萬物潛矣良苦相從欲有爲乎未幾石君披玄
卿耀毛子運肘楮生展矣主人欣動含冰而濡倏然
成章子曰異哉予之不欲言也四子啓之時方慰藉
子復勤之世厭寒士子復親之古稱歲寒之友若四
客者真其人也昔韓昌黎嘗爲毛子作傳而三人連
引蕪特筆故毛之名獨著余不敢沒客之功請各爲
贊

石君贊

峨峨北巘，硬綠結丹。秉德溫良，資理文翰。居則為鼎，列則為穀。縈則為帶，眇則為目。膏以瑤池，煙以紫谷。奉以髹函，拱以梓沐。啓處安貞，薦用馨香。開我鄙吝，助我輝光。我有利鈍，子無巧拙。進道自艱，砥礪不輟。微是玄田，孰耕我業。嗟嗟歲寒，烟烟休烈。

玄卿贊

子墨客，卿龍腦，金精玉屑，成片璿貝。含英凝脂，渥膏肌理。神明鳥迹，寫書於古。孰肖麗藻，雲章於今。孰耀豈曰無思，研幾入道。書空寂寞，畫灰蕭索。資爾玄化，助我筆削。塞白蓋愆，綠朱示鑠。几席馨香，陋室煌煌。吐氣為霞，漬汗成祥。載濡載染，流傳四方。

毛子贊

發穎中山，截管崆峒。長材疏暢，世侍禁中。免冠受事，人避厥鋒。予欲無言，子舌豐壘。摩坐萬狀，納言納史。賦工量能，先意承旨。紀過欲訥，紀功難忘。孰瀉辭源，孰騁藝場。含朱飽墨，滴露凝霜。或舒或疾，視台腕力。或工或拙，盡爾之職。握子玄機，暢予春色。

楮生贊

劍藤敷芬，蜀素明潔。溪春瀨曝，鋪霜疊雪。上充貢幣，精効玉札。輕肌練膚，舉族好張。素者受采，劣者句截。生獨親賢，束身文房。蔚爾縠紋，炯爾膩理。欣予啓予，晨草盈几。欲致千里，三緘得已。萬言頌聖，封事告公。表我寒素，高高可通。道光不滅，伊誰之功。

遺安馬翁贊

節義一也義之旌獨鮮未得其人也邑人遺安馬先生之行精白無媿矧其他義舉復多是舉也撫按郡邑群公之議無間于里黨可謂不負

朝典矣書曰旌別淑慝表厥里宅所以勸風俗也爲吾邦賀顧不大哉贊曰

維脩惠德維惠昌澤僉滙于成用歛厥錫一夫屹屹載培載植一傳有徵偉茲賢息爲麟之趾瑞我

王國再傳有徵珙璧競出溢于河庭紫貝三百重孫仍仍光躔秀集凡此馨香上逮于公群公至喜究彼懿風列聞于

廷休典來崇勸之用優風化異同蔚蔚葱葱集于斯

宮邦人慶舞來醕來饗願翁長生表我域中觀于王化罔有迄終

天樂翁傳

莫鵬峯在洞庭東世稱東洞庭前古未有顯達徒聞莫里將軍蔡經柳毅之事自宋之南名家華胄深計避難始思兩山衣冠圖籍多終于丘壑歷元逮今二百年而大發會逢 國家養育天樂吳公實應期先出天造厥資不煩磨礪磊落英爽之氣施于政事章于翰墨位雖不究炳於時矣厥後施先生槃得 賜狀元及第賀先生父子憲臺王文恪公遂登臺閣文師一世緯矣盛矣有由然也公之子鳴翰先生文章華贍同時鮮偶因公傳著來歷焉

天樂翁姓吳氏名惠字孟仁永樂二十二年進士由
行人歷官至廣東右叅政初公年二十未業舉子給
賦長邑中隨其丞督米京師在途日歌詩自得丞
奇之歸言令令召與語益奇之舉充吳庠生治尚書
庠生以爲朴也故爲漫戲舍中不得夜讀公晝則莊
坐嚮之夜匿火俟人靜起讀如是連日戲者去踰年
而領鄉舉明年登進士爲行人兩洞庭舊無進士有
進士自公始在朝喜言事出使見有不便歸即奏聞
同時以爲非職多難之公言如舊嘗同給事中餘姚
舒某使占城國占城道海七日忽颶作舟危者屢舒
不知所爲被髮惶哭以爲必死公色不動自爲文祭
海妃有頃颶已以絕域有勞進八級陞桂林府知府

桂林好競渡殺人獄連年不決公至則盡解縱斷其
俗不得復競渡義寧洞蠻結湘苗爲亂三司方議征
進請于朝公往止之曰義寧吾屬也請自招撫不
從而征之未晚乃從十餘人肩輿入洞洞絕險山石
攢起如劍戟華人不能置足徭人則騰跣上下若飛
聞桂林太守至啓于魁得入公告曰吾若屬父母欲
來相活無他衆唯唯因反覆陳順逆其魁楊感泣畝
公數日歷觀屯堡形勢數千人衛出境殲羊豕境上
公曰善爲之無遺後悔數千人皆投刀拜遂不反歸
報三司三司罷兵明年武岡州盜起宣言推義寧洞
主爲帥三司咸罪公公曰惠主招撫三司主征蠻夷
反覆吾任其咎復遣人至義寧義寧徭從山頂覘得

公使具明武岡之寃三司大慚武岡盜因不振義寧人德公如父母迄公之在桂林無敢有騷竊境上者在郡十年囹圄空虛庭草長丈獄吏無事遣較諸州倉糧吏部考天下太守第一例陞正三品無缺陞廣東叅政食實俸正三品時柳夷規廣州守將撒軍遠出襲城下公選丁壯出城奮擊殺獲頗多公貌不逾中人而有膽氣臨事不惑故所向有功然愷悌誠信人自親之無顛沛也天順某年致政所得俸悉以分宗人囊無餘資居官三十年唯舊田廬待鄉人不爲畛域號天樂道人使占城所賜一品服致仕時時服之出入山林往來僧寺人見其坦易樂携酒與飲公亦不辭還爲之醉醉輒草書數幅散同遊去天順

某年月日卒于家子鳴翰承翰鳴翰人品豪俊爲文章精絕詩秀尚音律嘗曰吾文有金聲吾詩唐正音也善小楷行狎平生有長律數百篇皆親書盡爲人持去無稿雖不獲第時少其與王文恪家居嘗惜其才誦其詩以爲平生益友山中有文實昉于鳴翰承翰爲人仗義謹於事兄不私其財愛翠峰寺悟道泉日晁茗嘗之曰此陸鴻漸未喻也因汲以餽名人悟道泉有名自承翰始贊曰吾母爲天樂翁第五女吾生不及見公吾母時時語翁不畏死不愛錢財父子皆能武藝而有文章名真偉人也使占城童客春農吾年十歲及見之云海舟遇颶有一大山石擁出如刁戟隱隱殊多人狀去舟里許祭訖而風返占城國

小土城乘陴者持竹槍其主坐馴象郊迎既見疾入
衛卒兩行魁結跌地三伐鼓乃享使其人極弱夜鼓
以十更為率絕域不懼可以不媿古良使矣

景范先生傳

先生姓馬氏名紹榮字宗勉慕范仲淹之為人號景
范世為蘇之常熟人父公遜先生生而穎秀初為周
氏子以毛詩登天順壬午科鄉舉明年試禮部春闈
突不第嘗師事淞江錢學士溥曰主錢氏塾錢公
憲廟舊學也 思遇異重方

英廟駕危人情不寧一日中貴人王某携酒過錢公
王與朱奎同侍 東朝皆錢公弟子錢公既僚長人
目為儲相當路翼東朝一出必奪已位而三人一日

飲食相聚乃置饋於酒間莫之覺也酒終而難作明
日三人詔獄中以飛語朱奎地卑倫楚五毒初貴人
之來錢命先生主酒先生力辭當是時苟側坐刑在
先生矣獄久不解客有自墻外投鞞者書曰此公少
之也足下如何不見幾先生私念曰少抄也豈遂籍
錢公耶苟有之塾師不坐講誦自如錢公夫人令人
來致詰荅以他故夫幾公得貶為令南方方公在獄
妻子不知所為家人履屨擔簦視先生為去留一搖
足無其家矣時人服其長者錢公既去乃主陸郎中
杲成化元年與周浩汝訥李應禎吳璠試書中選預
脩 英廟實錄授中書舍人某年入 內閣十五年
陞吏部驗封司員外郎陳情復姓得告還蘇弘治元

年取脩 憲宗實錄二年陞山東左叅議四年以實錄功陞太常寺少卿初先生爲中書封周氏父母及爲員外郎封馬氏父母爲少卿又益封凡三封二姓父母前後夫人所得誥章十五軸爲人勤敏 憲宗朝嘗有急救夜宣館中館中人人醉惟先生得奉詔簪筆上殿書麻稱 旨同官得無究明日諸公皆賦詩賀爲官三十年以清謹聞雖屢遷外階必居 內閣嘗一署尚寶司事未幾卽還與永嘉姜立綱同僚最久並以能書名姜善子昂先生善宋克爲一時宗其陞少卿也立綱以出身布衣不得齊官諸老憐其年深曰不益馬君微姜君地奈何先生聞之往告曰願損一級與立綱齊故馬得太常姜得太僕姜拜曰

吾固不能窺君際也弘治十四年卒于官 上遣禮部主事諸秀營葬蘇州府知府諭祭于家墓在吳縣楞伽山下

贊曰海瀕布衣遊于阿閣操麻咀毫餘三十年亦費斟酌不隨不揚妥職各各吁嗟吾舅清風一回田廬寂寞

雙溪子傳

雙溪子姓陸氏名暉字啓陽洞庭涵峯人也昔陸樟南有克肖子五人同居治生伏禮法集事啓陽其嫡汝重之子穎悟端慤少學詩學書輒成家然繼五父而起昆季中又殊長五父有所議必屬啓陽諸季有所創必資啓陽啓陽自以無口亦徹學俛首於生其

鄉人多客楚聞談雲夢洞庭事一日乘舟入洞庭沅
湘幾盡長沙久之思返曰南遊踰巴陵客亦迂矣堂
上人老敢離養乎即迹不出湖山洞庭俗舊厚不省
城市紛華形勢甘涼泊後日下輕者務奔走識姓名
者尚黠負氣者尚剛以相傾也啓陽爲人孝友善下
力挽厥俗里中不平衆譁不已則持默良久數言卒
安妥前後輩咸信服狡獪曲折多爲包容久乃羞死
年五十益識分限自沮自愛二子皆立則日從文字
詩篇日富飲能多而不亂余從弟博主陸外傳問傳
啓陽詩詩多溫醇家無巨細必持矜度然無疾言遽
色人自憚之勤而簡詳而克裕履信如朝饗夕殮可
謂有恒矣以居有兩水之漚晚稱雙溪子弟博云左

虛子曰有山谷者敦朴忍欲易於立德陸氏之先蓋
然至啓陽濟以文學虛心不伐人益信之古之著德
爲天子脩孝弟教鄉里其功與在位者同故天錫之
純嘏考槃在澗啓陽庶其儔乎

落魄公子傳

吳文定公兄弟三人其季元暉生子名奕字嗣業元
暉蚤喪嗣業秀而弱文定居京師弗能從獨與母
處讀書醫俗亭年二十不以見四方之士然四方賢
士譽吳公子者日益衆矣嗣業不鼎鼎以偷不劬劬
以隘不提提以柔從不子子以獨立處乎濁世而翩
翩乎其有能也置之杯酒而悠悠乎其不荒也故謂
之落魄公子云文定愛之篤每賓客南來必訪嗣業

食飲顏色竟以心疾廢進士業方文定居喪位盛門
不受謁炎熱者求親于吳公子無所不用其心嗣業
則深屏宴息開影翠軒築紫筠亭日招高人高人至
不謝而入坐定飲茶賦詩復不謝而去炎熱者不得
間然善文定書尤精籀學至堂無虛席常避客東禪
竹堂東禪竹堂爲開竹林煮茶藝香若不遑他務其
煮茶藝香之法吳僧無不傳咸謂之茶香先生眉目
疏秀神亦朗望之如神仙而貴不可淫樂爲布衣文
定旣沒炎熱者又去而之他嗣業則蕭然東庄之上
美箭嘉木環渠隱岡賦詩啜茶僧來自如釣而飲飲
而歌布素之高無少貶挫可謂炎無所得涼無所失
矣嗣業事母孝交朋友有道一時名人與深相得第

兄婚姻咸篤恩義處家律身無或芬華其堂即封君
之廬三世無所加正德丁卯母夫人喪之明年其弟
祠部君暴喪連哭至親遂病不起是冬卒子二人仇

雉

贊曰泉不自知其清味之而愈長蘭不自知其芳臭
之而愈香温其君子遁迹韜光生不爲用死而彷徨
山虛其巢水虛其釣竹無主人借我言笑雲兮月兮
悠悠我照

廬州霍山縣李侯去思碑

維廬屬邑維霍山新造大者漁利譎者負奸教事未
備城郭未完風俗未一盜賊乘虛維霍人之患維正
德某年東莞李侯希說由進士服命尹霍歲屬旱魃

時艱荐仍侯以廉勤之資天贊才猷不遑夙夜敷責
群功清塘堰正版籍豪奸斂手利公于民徃賦平矣
建樓櫓選丁壯捍患有方良民休矣毀淫祠作書院
立五社勸禮讓克毖克勤民知向矣侯曰未也政無
大于學校爰作雲衢坊躍龍門鄉賢祠爲圃以教射
開廣泮池爲臺池中築亭其上以廣游息費方會興
不資公帑勸金賦工庶民子來以廬之望隣封困旱
連歲告饑而侯禱雨得雨禱疫得免由是霍令之賢
方千里內譽不容口名聲大發聞于諸嚙 命憲臣
諸嚙命憲臣爭先獎薦不逮三年

天子徵爲司農主政於藏牧民之道得民難獲于上
尤難獲于鬼神尤難李侯三難不謀云具嘉靖三年
冬侯去爲司農載踰年矣霍人思之不置南國子綽
子驍梁子金以幣走隣房屬文于濟陽蔡子曰霍民
鬱鬱不能宣侯湏子宣侯于石蔡子却其弊詰其實
爲書以徵令之賢且以著霍人之不肯也乃作詩曰
侯之未來稼有蝥賊迨侯至止嘉蔬秩秩侯之未來
利入私門迨侯至止破町剖藩侯之未來外寇憑陵
握槩不輟迨侯至止室家背悅侯之未來孰脩笙鏞
孰旣 功迨侯至止上庠雍雍民綏侯廉貪者吐嗜
悍者平先厥化恬恬民綏侯仁頑者知字薄者知親
不忝允新厥猷著聞獎論紛紛朝野旣一服命策勛
循良旣徵攀號無力瞻彼甘棠憂思孔集噫彼求賢
奪我父母於彼自多於我則否爰作是詩爰藉黃叟

爰宣爾懷爰寄不朽

先考楠洲府君先妣吳孺人行狀

高祖長一府君諱原德字吉甫

曾祖負四府君諱敬字仲簡

祖煥一府君諱貞字桂芳

父西巖府君諱昇字景東

誥封温州府同知

府君諱滂字時清號橘洲

孺人諱庭吉

蔡姬姓以國爲氏周武王始封蔡叔度成王復封蔡仲胡皆侯爵都上蔡蔡仲十八世爲平侯徙都呂爲新蔡厥後子孫繁處梁衛燕之間而梁之陳田最盛世有濟陽蔡氏秦之時澤以客卿相昭王漢有義通

韓詩相昭帝厥後質邕謨廓興宗顯仕漢晉劉宋皆

陳會人宋有源字世洪爲秘書郎亦自陳會之大梁

南渡居杭子太伯居吳之洞庭山府君寔秘書公十

四世孫也父西巖以子貴封温州府同知母徐氏

封太宜人一母五千而府君最季仲簡桂芳之世家

累鉅萬桂芳沒西岩弱冠兄博士公旣游宦食指尚

千西岩雅好問學尚義舉厥世中微命長子濛業春

秋餘子治生產濛卒以春秋起家爲温州同知陞辰

州南寧知府當是時蔡之詩禮風動邑里蘇郡守聞

其名請預鄉飲奉以上賓惟恐不至西岩作婚喪亭

著太湖志四方高人賢士日集令府君師事慈溪王

伯源學詩辭句清新府君大參天樂公之壻天樂適

蔡氏愛其秀敏固令業伯原母暫離後竟以治生廢業然府君在諸父中獨能書蓋天資也爲人坦夷長裾深揖施於鄉人最下者不略見崖岸故天樂謂之無心道人其會計最精而取與常屈折諸兄有所徵恭順不暇其析居也諸兄咸選上第遺以弊廬荒圃府君克自成立不爲愠業亦徐徐就西岩之卒也鄉里澆頑訟鬪日起諸兄弟堪請折其角府君以吳孺人之相不爲較舍垢包羞狡獪屈服賢愚皆愛之雖兇險人不忍加害築業里西樹木奴千頭建亭其中號橘洲處士年三十八卒于家孺人姓吳氏世居東洞庭之岱心濟岱心之吳其來蓋久至天樂始大發初兩洞庭未有登進士者吳公一出世以爲美譚歷

仕行人桂林知府廣東叅政食實俸正三品天樂之爲行人也與夫人周氏居京師孺人生于京師其守桂林也十年有畸孺人隨居桂林自爲女子性已絕慧天樂偏愛之晨饌未與必覆以屬其讀書一覽見大義經書子史無不曉天樂自以與蔡俱有望族之稱故孺人適橘洲方是時徐宜人內政嚴諸姊如晨朝動以義門鄭氏爲諭孺人從祭祀治賓客漿酒豆籩事每香潔退而推羹讓饌七箸之間必有繩度姑妣愛之婢子憚之府君之爲恭益樂以裕孺人長府君八年府君沒孺人年已四十六惟一子一女疾革府君曰明經教子夙心也今汝寡而子孤事且已乎孺人曰敬守治命自府君之沒十有一年而孺

人卒銖兩之積盡費於教子厥子羽又好嬉而難教
孺人每晨起閉門焚香端坐讀古經史欲以感動羽
羽嬉益甚至十三四尚走狗羅雀迨暮始歸孺人又
於燈下誦詩羽初若不聞久久迺悟然後執大義還
相訊孺人爲解疑辨惑老師不如也其守節勵行真
有若鐵石久之愈嚴親黨往來未嘗敢暫爲戲言人
有詖行未嘗直視至羽不可誨勸以涕泣相諭而已
於戲孺人已沒而羽老無成不孝之罪何敢望赦府
君生於正統乙丑七月十三日卒於成化壬寅五月
十四日春秋三十八孺人生於正統丁巳十二月十
一日卒於弘治癸丑八月十七日春秋五十七子一
人卽羽今爲太學生娶太常少卿馬公女女一人適

徐濤孫男一人曰學禮聘胡氏孫女一人適蔣暉外
孫男一人曰徐鱗今爲郡庠生不肖男蔡羽泣血著
門人王寵填諱

明故遂安知縣 贈刑部主事景陶張公
行狀

高祖樂常府君諱佐

曾祖頤寧府君諱億之

祖橘巷府君諱術

父道光府君諱廷輝母陳孺人

張氏世爲蘇之常熟人郡四姓之一也三吳之張布
列種種其在常熟者至今爲儒宗自佐常以前不暇
論如佐常則篤行君子也名聞一時順寧公五子其

季曰衙爲支塘蔡氏館甥生廷輝回家支塘廷輝配
陳孺人寔生公于支塘里天資瑩秀自幼克樹以讀
自樹族人以戎事相陵者公破其產去居崑山之
后浦益業書遇夜無膏或對月讀達旦領成化辛卯
鄉薦游南太學時晉陵王文肅爲大司成聞公履篤
特偵之一日三召公三至監信公履篤由是名聞公
卿三原王莊毅公時撫南都少參方公家居同邑大
參周公爲行人各遣子來執經今少司徒天與王公
憲臺都事方時中山西方伯周光宇是也未幾三原
公爲冢宰或曰蓋往請內除可立得公曰有命冢宰
公亦無所徇竟拜嚴之遂安令衆益歎曰微公不不
累王公微王公不高公邑有豪黠坐法負其黠累政

不治公至一裁之以法豪黠誣公奏詔獄按察使得
豪黠誣公詔獄白出之由是邑中歛迹民苦夏旱十
年禱無應公至先禱以政晝朝於神夜必禱於私第
雨輒至邑不夏旱迄公政歲不復饑遂安人自洪武
開科進士止二人公曰育材令識也爲釋子弟迎師
教之有余黠者方九齡亦預選數年登進士人眼公
知人在官清苦不事苛細有譙樓壞吏請改作不欲
取于民捐俸改作至法可以利民則不憚致力嘗條
便宜上巡按御史吳道夫吳取通行浙邑同知金華
某清戎蘭湯責里胥隱匿胥苦刑掠用山水草木詭
編戶二邑患之訴當道公直其事蘭湯得無詭編分
水令與司教數相毆公承委往按見公詞色即皆慙

服在官九年民戴之真若父母惟忘其去至隣邑咸來歸戴當道書最曰公論協循良之譽斯民有去後之思竟以父母年高不待擢致政家居衣䟽卧藁翫好一不入於心廬舍無所加新自號景陶景陶事父母克敦色養處兄弟詳友愛獨不善治生介介而貧雖四壁蕭然而手不釋卷是其樂也鄉人乘其乏請以田附貫緩厥力征景陶笑而不許平生好吟吟亦富然屬藁輒焚之曰適一時趣無以傳也配沈孺人初景陶以詩起家及稜諸子各占一經授諸孫又各占一經年彌高講課不衰正德己外子京安方第應天明年庚辰某月日以疾卒于正寢享年八十一其生以正統庚申某月日子男三人長善徵邑庠生娶

錢氏徐氏次即京安登嘉靖癸未進士今任南京刑部主事娶陳氏次明揚娶顧氏孫男四人文華庠生娶曹氏文亨娶蔣氏善徵出文元庠生娶錢氏京安出文祥明揚出孫女四人初葬支塘茲卜嘉靖五年十二月某日改虞山室厯灣伏見景陶公廉靜出于天性而守道不變以終其身誠難得之士也既卒而子登進士官法曹不逮三年贈如子官沈孺人封安人天還善人亦著矣子孫繁秀其慶方來葬用志例以狀先列如右

林屋集卷之十九

桂岩先生墓碣

山人蔡羽著

先生姓蔡氏名晏字惟靖西洞庭消夏灣人也爲人
愿率無他玩好獨嗜古博學以行自勵不由師傅而
自得於經術爲詩文亦膽有古意謂今世無隱德君
子吾豈信哉包山在具區諸峯尤邃而僻多隱逸遠
不可述自寶佑至今則稱俞石澗惟靖去石澗二百
年修拙養德乃不在石澗下惟靖固隱德君子也俗
好商先生亦商拙於商雖商無所得歸携古琴一張
曰奇貨也一鄉群笑之不爲動於是鄉人稍稍悟相
率就門下有所作惟惟靖聽爲鄉教授三十餘年鄉

教授治人禮樂悉去浮習解人爭若不及故其俗朴
略少爭競然終其身未嘗出謁樞要雖終其身不謁
樞要人知先生矣初與慈谿王伯原倡和晚交秦璠
詩再變所著有腐光集嘗築岩植樹人稱挂岩先生
又號希全翁厥世始祖維孟十二傳為智一智一生
常二常二配屠孺人生先生為宣德乙卯其卒以正
德辛未享年七十七元配鄭氏早卒繼秦氏亦先卒
子一人曰和字天倪天倪多材藝亦授徒承父長厚
濟以鯁介浮薄益不能撓希全曰濟物自布衣惟醫
化俗莫如樂秦子璠今儒醫汝往受醫蔡子元靜琴
得古指法汝往受琴天倪由是自斲絲桐因教授行
之晨興操縵之聲達千里門一時風俗雅厚父子之

力也卒之三年甲戌十二月十八日葬黃山之平嶺
天倪娶鄒氏女嫁王喆孫男二曰祀杜葬之前期天
倪屬曰是非子孰銘明吾父羽與天倪寔同宗兄弟
羽年七歲口受小學于希全希全輒奇予銘庸辭乎
銘曰國無君子孰基家邦匪惟作邦孰賴爾鄉肆彼
韋布父子馨香念彼馨香式彼松篁勿諼忘後之人
兮保爾前光保爾光其未昌

處士張先生墓碣銘

吳中異時多耆儒長者杜東原陳醒菴賀感樓王孟
南衣冠談論著作取重一時頡于朝貴有張南伯者
出差晚遊其間亦未之識正德辛未之春余有講地
在南濠主人王清甫以燕徵方分庭客大至有一翁

深衣几杖容儀甚古清甫虛中不謝而坐問之張南伯也年已七十八矣因得終日拱聽其言侃侃燕畢各謝去明日清甫二子守寵曰張先生家君遊其門好錄古書至今不輟南濠劇市有室方丈簾而別之日治書其中即暑不倦冠不免所御席圭刊澤可鑑未嘗一謁當塗新進造者未嘗輕假顏色雖不輕假顏色然好接引出貸古典籍則無靳羽曰是固繼四老而興者也宜若是明年壬申正月某日南伯卒又明年甲戌其子津沛奉吳子次明狀謁予寓曰家君以去秋八月某日葬橫山屏蔽塢先塋矣敢祈銘墓上之石羽曰余聞耆儒亡未易銘媿知筆按狀先生諱翼字南伯晚號雲翁始祖俊仕宋爲萬夫長扈從

南遷家寶應七世祖策仕元爲萬戶受督海運遂貫吳縣國朝宣德間從祖父敬爲河南提學僉事曾祖璫祖信父瑛皆不仕瑛字公瑞配許氏當宣德甲寅十月己未先生生迨卒年七十九始客岷湘著三巴奇觀歸即教授不出雖教授不出名曰遠生徒至數百人其學通九流百家尤邃地理字學詩文甚富所著有吟袖攜音略釋希則霞外雲詒性孝友弟軫有所求輒與不較嫁五妹咸滿意去前後郡守禮請鄉飲雖禮請鄉飲唯一再往元配吳氏繼劉氏爲御醫劉德美女克贊其家先南伯四年卒已別有志子二人即津沛皆劉出津娶金氏沛娶周氏女二人適王機杜琮孫男五人孫女四人銘曰大璞不斷玄酒

味薄緬思古人令我顏作吁嗟乎先生之風古道復作薈芻蔚芻豐丘永托

蘿菴翁墓志銘

自維孟占吳子孫在洞庭者非一鄉如西蔡則不遷之宗翁姓蔡氏名汪字進之號蘿菴爲維孟十四世孫父景母鄭氏洞庭尚客游田不足故宜客以財雄于鄉多獲于客翁少亦客以詩客亦以詩友以詩顯者友之不遠數百里以詩以道友于客由是雖客學轉進鄉人服其獲倍于他客初客嘉禾嘉禾之賢者目不以時客以重客以詩以道友嘉禾之賢者若于人若諸文學數善且久亦客京師京師之賢者遇不以庸客與談詩者賀得客以詩以道友京師之賢者

若干人始學詩于慈溪王伯原工長句及友諸數秦璠詩再變年五十絕不賦詠曰是未可苟爲縱浪爲如前人惟閉戶日寫古書琴且讀其爲友也以義以氣節相取下雖居鄉竟亦以義以氣節檢覈鄉人其子弟進者不以義以氣節隅談談不樂居南爲湖圃其上盡竹之緣築竹中亦好洗桐方夏交碧鳴琴不出平生不爲文亦少爲詩然老溷於詩以是趣終其狷峻天賦也年七十八卒于家生于正統丁巳卒于正德甲戌配王碩人子二長鯨婦徐氏次鯤婦鄭氏孫男二人僕傅翁卒鯨已卒鯤克治喪以丙子九月二十八日葬其塢之平嶺羽於翁爲三從姪雖尊屬平生辱知可謂不挾長以道友者也銘其墓曰惟水

山間氣果完烈誕生狷人侃侃何堅不渝何白
不涅顧翁何養至死靡折於戲剛風滅兮勁草衰望
九原兮長嗟吁

處士潘陳紀吳碩人合葬墓志銘

香山潘氏擅香徑柳溪之勝有梁焉曰香徑橋考香
徑橋得潘氏之舊余始未至香徑橋嘗恠古宅負溪
而未得交潘氏門下士有治潘氏塾者導余宿所恠
古宅負溪而得交潘氏正德庚午冬十月夜登潘子
崇禮之堂悔相見之晚讀其譜考其世澤凡其人皆
溫煦長厚以禮貌相取下可愛也謝去數月爲辛未
八月七日崇禮總麻踵羽寓再拜請曰吾兄陳紀死
已十五年其配吳碩人今亡有子繼卒弗及主葬孫

乳在襁褓未以立也宗人之近莫如叙臣同居擇以
今年十二月二十六日葬大院領祖塋之次合先尼
坻葬必以銘敢用溷子羽受狀讀之處士諱綱字陳
紀曾祖懷德祖某父孟誠母魏氏生處士能以孝友
率厥家其功同居若干口其功同居若干口化其友
弗擾也尤好客能飲酒雖好客能飲酒執其敬弗亂
也以高貴鄉人多就之貸雖貸度不能歸者折券與
之鄉人無弗親也弘治甲寅歲饑應有司勸粟之令
授冠帶明年八月二十三日卒其生以正統壬戌六
月某日春秋五十五元配朱氏無子繼娶吳碩人克
舉內政卒爲今年辛未四月十二日距其生正統癸
亥九月初三日春秋六十九子男一人女一人孫男

一人孫女二人男鉞娶范氏母卒之踰月鉞亦卒女
嫁呂湘亦先卒爲之次其事而銘曰柳溪之潘世類
侷儻克舉謙恭和率里黨知白守黑流風蕩蕩爰卜
爰藏寔獲靈壤有徵厥祥來福胎嚶宗宮伊鬱爲廕
攷廣

陸處士墓志銘

處士姓陸氏諱曜字啓明號陽谷世爲吳之洞庭山
人吳俗患輕惟鄉處者差朴洞庭越太湖去郡城且
百二十里俗之朴固宜然風氣旣降頑桀者間出焉
益不奉法其爲張弛必有由來觀其善知其他啓明
之先有裕甫者仕元爲水軍萬戶三傳至詠號樟
南世居涵峯有丈夫子五人其叔曰鏊號怡芳實生

啓明樟南怡芳之間陸之盛四方誇焉所居當洞庭
北面背高峯臨貢湖左右限以嶺周包沃壤二十里
陸氏族其間其生厚其朴不改其人則奉法故其富
久而不落禮文之事後先相映處士生而淳篤克履
庭訓因其業益不事客遊專修文行故以德稱于鄉
怡芳之興回斡精幹宗人賴焉尚待於力作處士體
儻若不勝衣厥履優優然不見遽色人亦不犯即犯
之亦不較以病不入府城二十年事至若不能爲雖
若不能爲然怡芳之政舉之了了隱隱起于前人人
是以服之迎經師教厥子子鵠以禮爲吳庠生初怡
芳配沈碩人生處士十齡而沈卒逮長殊念之日懸
象于堂食飲告面事之以生事庶母勞氏愛庶弟曉

咸出真誠故怡芳無內外之顧怡芳卒過毀疾作終喪不能起遂以其年某月日卒于正寢距其生則某年月日春秋四十五厥配沈孺人克相內政者也子三人長即鵠次鸛次鷓鵒娶蔡氏鷓鵒娶某氏鷓鵒娶某氏鵠等卜以卒之又明年丁亥某月某日奉柩葬五龍宮之新阡先期踵余乞銘哀且懇爲之序而銘之銘曰矯矯方競顓務柔克發言盈庭斤斤務訥胚胎前光汝爲汝翼佑啓後人汝典汝則謂非陸氏之寶歟奚鄉評之歸德固北山之封方休馨永集

徐孺人墓志銘

東海徐氏爲長洲甫里大姓有寶善翁者配朱氏寔生孺人自幼通誦女規野史以敏聞然性端重弗自

見其敏寶善富而無子謀贅塔得館崑山葉君晁葉君文莊公從孫橋東君次子也貴游之子孫輕財不羈孺人相之善視輕財不羈弗憚也是故人知葉君毀券振貧助喪推食而不知誰之力外備葉君不時之需內不失歡于父母下教諸子必盡其禮若二族之禮文聚而委我則髮櫛之罔不愜意用能與葉君周旋四十年中替復起不或欣戚卒見其子沂明徑遊郡庠名起吳下方大張厥家於戲逝矣生于天順癸未二月二十九日卒于正德戊寅五月十五日享年五十六子男一人長即沂配姚氏次漳亦郡庠生配王氏早卒次沂配王氏女一人適顧湘孫男三人林森樹卒之又明年庚辰十月沂奉柩歸崑山將以

十二月某日葬瓜川之祖塋先以狀投其師濟陽蔡羽爲之銘銘曰碩人蒙俱姚冶則拙出言喑喑不如長舌寧爾大人相爾夫子敬盟敬餒罔或玷缺徐侯有甥莊姜有子載頡載頡桓桓俊傑爲龍爲光門則有烈捐爾栝樅中道未訣日吉時良歸葬于葉鬱彼宗城維姑之垵堂則坎固草則豐潔利爾子孫爲慶不竭

張恭人墓志銘

太常寺少卿馬公宗勉妻恭人張氏天津衛入父通母王氏其先有別古張者洪武初由百戶陞燕山衛指揮僉事事 文皇於藩邸爲人執物世稱別古張文皇靖難提兵將南別古張不從 上曰予豈以一

人奪哉置之遂失官以其節有二子皆授指揮其一曰鐵臉張徙天津衛鐵臉張與韃靼遇於白溝一日十八戰皆有功其帥趣令再戰不聽遂遇害是日諸營大敗帥伏法鐵臉之後爲狗張即通通好田大故名天順元年通有南城功沮於石氏竟以將才陞都督出鎮口外有功 召回將大摧又沮於執政改鎮北京右府都督公有二女長適大學士朱新劉公定次即恭人初馬公入中書受知于劉公方失偶劉公曰吾內子之弟宜歸之故恭人適公馬公之考中書也即受封孺人其考驗封貢外也加 封宜人爲太常少卿也加恭人年七十六以壽終生於正統丙寅二月二十四日卒於正德辛巳七月十七日子男

二人長文貞娶謝氏次文吉娶劉氏女五人長女沈
恭人出適吳謐次適盧鏜次適蔡羽次適興安伯徐
盛其季適唐侍御之子節孫男三人士昌士偉士俊
昌娶周氏孫女四人太常公之卒也先恭人二十載
弘治十七年 勅葬吳縣楞伽山有石槨虛右穴焉
恭人之歿也二子先喪馬素清職無鉉基而諸孫孱
慮無以備禮戚黨謀曰恭人盛時與其女與安夫人
歲朝 坤寧宮備承榮遇今落然一至是耶羽曰時
固然也喪求其稱耳歛手足形縣棺而葬人有非之
者哉卜以卒之歲九月二十五日祔太常塋羽爲之
銘曰維馬烈烈維張嶼嶼締姻構戚躋布閭闕時去
世遷光景沮歇維昔 國恩未賁丘垤式徵或徵其

綫不絕天道難知羸武未滅吁嗟悵望臨封涕雪

蔡碩人墓志銘

碩人爲徐天常妻父橘洲翁母吳安人蔡徐多婚姻
初天常父德輝翁爲其子請婚或曰多婚孰如徐宜
靳時王母太宜人徐氏 姑也主其請遂登其幣吳
安人大叅天樂公之女學貫經史常爲女師碩人奉
母訓知文義迨適天常勸導甚正德輝翁富敵陶朱
方在荆湖轉轂連艘三司客遇之然頗飾紛華雖飾
紛華自奉甚儉天常不師其儉有游閒公子之習益
以輕財好客遂落父業竭產以奉猶不給碩人視天
常竭產以奉猶不給無如何惟計育其子耳由是茹
楚二十餘年而家崩天常亦卒乃携其子依同母弟

羽日紡紝以生碩人紡紝以生有男子志護其子不
令與凡兒處置其子詩書中其子綽旣不獲與凡兒
處惟日游詩書中故學日起十年而充郡庠生碩人
喜且懼曰置其子詩書中十年而充郡庠生進取也
或德性無養將焉立日益憂弗任思慮正德辛巳十
二月初十卒于蔡氏距其生則成化戊子八月廿六
日春秋五十四於戲育其子教之詩書又期其立德
婦人也而識是綽娶陸氏女二人一適蔡相一爲常
懷養孫男一人孫女一人綽卜以卒之某年某月某
日葬馬村塢合天常地羽傷碩人之艱於爲人婦也
卒哭銘曰厥歸何隆厥返何微命乎式幾有息營營
厥昇春春丕承奚疑夔則有伸轍則有復百年寒辛

泉下瞑目坎尔玄王秀尔松竹白雲斯封馬塢之麓

金實卿墓誌銘

金果字實卿蘇之長洲人世儒家居相城五世祖維
則與倪元鎮爲詩友陳嗣初有文稱許高祖允端者
盟鷗集允端生以賓與沈啓南唱酬啓南銘其墓曰
長篇短章屢屢上人以賓生儀儀生岳爲郡庠生儀
以來始居郡城之樂橋岳字仲瞻配沈氏生果幼卽
穎異正德乙亥果年十三時提學御史彭城張公牒
下長洲長洲令集邑之俊秀考較之拔其尤將升于
憲臺時集者千人而果居首令尹新喻俞公竒之懷
其文見張公張再試果再居首益竒之以屬郡膠果
時雖屬郡膠未髮獨懸髻儔人中張公手旋其顛以

諭四方來試者由是果之名遂起未幾仲瞻喪居憂克謹禮法益勵問學日閉戶自課其弟枝雖素友其課枝不少借一老師弗如也嘉靖元年山陰蕭公選應應天試枝亦以其年補邑庠生踰年而實卿卒實卿自幼不爲兒戲閒居議論動以程朱大儒爲準爲文章有氣力雅慕諸名家志在名世不果也其在壬午師余于包山探其懷傲如也視其從事日勉勉不暇雖日勉勉不暇知其神不逮也厥貌短小厥聲雄相法應貴顧早奪非人力也生於弘治壬戌七月五日卒于嘉靖癸未十二月廿六日得年二十二娶陳氏子男一人曰辰慙子女一人曰淑間卒之明年申申冬十一月某日葬鄧尉山先塋次枝念兄痛切自

處士湯君墓誌銘

拾其行爲狀乞銘銘曰孰鍾厥靈夙奪胡寧孰培孰傾未半墮零我冀遠到未量伊蹶陰劉陰剪造物梯滑難弟繼采胤啼雖雖軒俯輕興數耶無庸蔚蕊玄城維魄亦妥幽祥皖哉永錫而羸

湯君蘇之練川人也某年徙郡城居里羽初未識湯君然君之子珍同郡庠已數年名漸起正德庚午始交珍一再往覆因獲奉君几杖容貌甚古温温可親私歎曰古有至人神全而意閒豈其儔耶衡山文子在座笑曰知晚矣湯君不及汲汲於進不戚戚於取然趨向甚明禮賢教子取友之誠今鮮其比自餘不足加意故厥養全羽曰如子言嘉靖癸未九月二十

四日湯君卒羽哭之第又明年羽在南雍有以書速
墓銘者曰不肖孤湯珍有父之喪皇皇踰年始獲地
於胥臺山下十以今年乙酉臘月十二日爲葬計父
子幸獲溷左右左右不以不肖棄其賜銘不敢以杖
袞走京師者嘗拜命也羽興曰子女湯子葬其親有
日矣敢辭諸按狀君諱鑑字宗明別號餘間曾祖某
生某某生某生君妣某氏初君兄弟二人以治生雄
於鄉仗信義集事咸身致殷富君天資特厚未嘗色
於市加於鄉里雖歲居月積而施舍裒益相爲流通
垣第之中環植花木無毫髮塵俗氣以子之名郡中
傾動後進宗事故君之賢益聞於境生于成化丁亥
某月某日逮卒春秋五十六配 碩人亦克內政家

之興寔多贊畫子男二人長卽珍娶蘇氏次瓊取鮑
氏女二人 孫男四人孫女一人銘曰璞之未斲與
頑石同有美在中區區自昇抄殫巧終味之不厭寔
存古風湯君不起余懷忡忡瞻彼胥臺歲君之官厥
木葱葱厥來無窮

郭子墓誌銘

郭子諱邵字漢才世爲蘇之長洲人入 國朝族始
大號車坊郭氏六世祖彥珍三傳至用行用行生汝
文汝文生謹儀謹儀生郭子邵母張孺人爲雲南按
察使虛菴公女彥珍號惠寧以善行高于鄉鄉人德
之稱曰惠寧長者汝文號網菴有操行敦脩禮文益
開厥家以子貴 封太常寺典簿謹儀由鄉進士授

南京太常寺典簿加文林郎聲稱籍甚方擬大用在任五年遽引退陞鴻臚寺丞致仕人歎其高郭子之生敏而嗜學自幼不爲嬉戲父之官太常也以郭子從時始數齡已有識度父知其不凡令遍從文章鉅公用是器日益充歸遊郡庠郡弟子咸推之御史院試輒居一等與太原王寵齊名意高第不足取然亦累躐場屋郭子則益勵厥志以古人自期迨德業有成渾然不見圭角然其中燦如也時衛山文徵仲濟陽蔡羽年皆倍郭子愛其早成與爲忘年交嘉靖壬午秋試復下第遂病不起以其年十月十六日卒以郭之累德鴻臚公之不盡厥用郭子克讀其家書治二經文爲時式由是以顯厥家壽且有後豈足多哉

顧皆無之淺薄者出輒第澤未厚者顧祿且壽由此觀之天果施於善人否耶郭子篤倫理綱菴之喪嘗佐鴻臚公治之歛葬合禮及嫁女弟所以代父母經書者亦允內外之情平居語不妄發遇事出一言足以斷可謂沉毅明慧之士配徐氏爲天平山徐守耕之女無出卒之日以從兄受益之子爲後名曰緒郭子生于弘治壬子十月廿一日距卒三十一年鴻臚擇以卒之歲十二月十二日葬吳縣至德鄉博士塢先茔則委銘焉時陳子道通爲狀受狀叙之銘曰孰俾爾完孰鍾爾全謂天匪厚於人不然指取功名赫與厥宗中道則僭胡弗竟從蹈顧宜延顏顧宜折謂滴其嬰何昭何滅於戲古今旦夕孰爲不朽念彼哲

人瞻彼靈阜有烈耿光上映箕首

宋處士墓誌銘

宋氏世爲長洲甫里人處士諱景字啓明號守恬祖士行肇徙郡城之烏鵲橋以前不詳士行生誠誠生昶爲人苦朴不事容飾獨嗜古履愨不爲浮俗移變歲弘治辛酉余寓祁寒啓明來過寓余仲子泰受易余恠之時方好好啓明廬邑之門有其市心乃粗率是甘雖素藁岩穴曾是過迨晤語冰雪中移日不輟援古訓持成敗證以史實一書錄弗如乃知卑論儕俗易取富貴季次原思不能與人同也啓明早喪母媿氏遇忌輒慟哭恒如居喪聞一善言輒書之座右古今典文尅苦手抄約與鄉人會率先恭慎教子孫咸

以方法爲人旣此嘉靖丙戌八月十六日時年七十五卒于家配龔孺人先卒于二人曰坤泰坤娶蔣氏泰娶王氏坤亦先父卒泰郡校爲廩生有名女三人適顧綸孫瑗沈松孫男五人曰金鉞鏊璘 孫女四人曾孫男二人女二人明年丁亥某月泰奉柩言歸某丘以門人許于文貞之狀來請銘銘曰有俗霍霍有士莫莫尚之不多酌之不涸謀食則回謀讀則適孰爲古遠謹哉維則往矣遺榮展也令子祥丘旣協曰時曰止

樂圃馬君墓誌銘

馬君諱綬字大榮號樂圃世居長洲之甫里甫里去郡城幾十里土廡而戶勤宗人咸以敦本興其家至

大榮盡變浮習不喜纖華虛飾家饒而用搏雖用搏
臨財有義與兄弟拆居田廬不自與其美退而課厥
生益勸取與以時業更美善以含忍勝人梗者自服
即不自服處之平平若無預然亦不附炎熱嘗選領
鄉賦遇賦歎小民無課告有司有司無災減督之如
故大榮遇無災減悉解帑償官死之日鄉民聚嘆曰
安得損已爲民如馬君乎生好吟詩書善行草教子
有方子淮遊太學歲甲申予時在南雍與淮善大榮
臨其子于南雍予獲承終其日奉言動歎曰交若子
聞若親見若親徵若子家之克興果然非偶也未數
月淮走皇皇有請于大司成曰吾父疾作吾父疾作
甘泉公方以孝治人間之動色聽淮歸省至則癰不

治矣竟以乙酉五月十四日卒于正寢春秋五十三
按狀曾大父文遠以博物洽聞受知于大理卿胡公
槩用其言有德于民民有肖像祀之者文遠生以瞻
以瞻生孟輝皆有隱德孟輝配楊氏寔生大榮大榮
娶韓氏子淮及女一再娶陸氏子女二副盛氏子男
渡淳又副金氏子男女各一皆幼凡生男子四人女
子四人淮娶某氏渡娶某氏淳娶某氏洵未聘壻王
訓郭槐嚴威孫男一人曰負圖淮出淮等十以卒之
又明年丁亥十二月十七日葬洋涇原之新阡時孟
輝公在堂寔奉其命先期走友人濟陽蔡羽屬銘焉
羽驚曰予知子洪父子者也矧子洪自爲狀踰太湖
問窮廬人不辱筆矣顧筆不足徵奈何銘曰衆施施

已束束日計不足盈者往虛者來孰覆孰培是道也
尚移於國蠡移於家祗言秋實不言春花前有作有
考天嚙後有遺有嗣百祿逝也不籲田也克養既裕
既綿其至朐嚙啓時新封有蔚景象閔之樹之九原
興仰

筠谷處士墓碣

處士姓蔡氏名滌字元潔別號筠谷世爲吳縣洞庭
山人十四世祖世洪仕宋爲秘書郎生子維孟維孟
生日祈日祈與弟析第爲上下蔡故日祈之後常爲
上蔡中徵於元入國朝曾大父仲簡府君克起厥
家光復前葉大父德芳府君父景南府君景南善琴
操號友琴爲人篤行時方承平南方大姓專脩詩禮

友琴雖脩詩禮以行尚書四方名人武功伯徐公爲
著友琴記配徐孺人一母四子處士居長體杵魁
美髭髯亦能詩嘗植竹縹緲峯下亭其間率諸弟奉
友琴翁日往遊息即所稱筠谷者也性友愛分居美
業不自與雖美業不自與然克致高賢承親志益恆
前規爲義舉不憚爲若穿井建橋梁施食貧人歛無
殯以棺未暇歷禮文之事尤迂續前光焉洞庭族
以衣冠相尚筠谷始爲天倫會其爲天倫會昆季畢
集與終日容節甚勝聞者傾仰生于宣德己酉四
月一日卒于弘治丁巳八月三日春秋六十元配
玉碩人吳城名族子子女一先卒別有誌繼配戴碩
人爲提舉戴公孫其淑視三克孝其姑亦視王相筠

谷終日持默若無能爲而事日治生于正統戊午四月二日卒于正德辛未正月十九日子男一曰軻娶湯氏繼娶蔣氏女適徐輅孫男一曰瓘娶徐氏曾孫男一曰果處士之塋以弘治辛酉十二月庚申越二十七年爲嘉靖戊子瓘壯而成立念遺命必得名公筆其墓謀諸從父師古師古曰汝絲麻父林屋太學筆名當世請之不朽計也借來拜不可辭銘曰伊昔諸老於何偉予方提獲負而睨維喬有陰遏不逮始雖然聲聞于天和于孫子有美孫子天集厥祉

亡室馬氏墓銘

馬氏故太常寺少卿馬公宗勉第三子也母張恭久爲右軍都督張公女其舅擢洲府君南寧太守同葬

弟其姑吳碩人大叅公孟仁女也擢洲臨終提其子羽屬吳碩人曰善擇婦毋令兒喪志隳先美碩人難其選囑其弟吳君承翰吳君曰吾從子方連貴姻姑俟時馬公爲司封貞外方告還蘇請婚擗門公曰爲吾壻不必膏梁子也碩人爲親致聘未幾逆自京師溫溫焉續續焉碩人曰真吾婦也從而祭酒漿咸當意益鍾愛三年姑卒哭盡哀是爲弘治癸丑明年甲寅一子毓乳名震哥二齡而亡亡又服卒不毓乃爲予置妾妾不宜子又置連置妾媵逾四十曰生于肆郡庠輒累月歸家總于內洞庭風俗語言與城市隔織紉堅緻碩人居未久盡通之風俗語言無不

宜織紵尤堅緻宗之娣姒宗諸婦咸以子地每會持讓吾子善下不以已地加人人人輯睦雖素持間於予多因之釋後予貢京師遊南太學歷部事往返殆七年子獨操厥家雖七年不知予之遊也竟以過勤疾作嘉靖七年戊子八月四日卒卒之前月一孫生甫彌月懷且昁昁然不能爲矣於戲馬氏生于成化癸巳六月十一日迨卒五十六年爲予婦蓋三十八年也子學禮娶胡氏先懷女適蔣暉已卒孫弓一卜以卒之明年己丑三月初一日葬穀堆山祖塋旁銘曰吁嗟乎子車來兮維葛式濩湘我藻繁莫我宗室嬪之媚兮螽汝祝孰虔孰劉一乳不育有亦孰解有棟孰築區區尔生質是絲粟微彼有穀豈不諸福

有旻無知胡奪之速吁嗟乎週尔泉坎尔玉春霜乾兮原草綠魂憑憑兮庶歸來歲歲年年連理木

明太常寺少卿蔡公墓碣

嘉靖七年八月初九日中順大夫太常寺少卿無錫蔡公亨卒上遣官葬于錫常州府致祭于家初公以興邸審理應運從龍擢光祿寺少卿預脩獻皇帝實錄受殊錫以廉謹特軫聖念卒之前二月方暑邁疾䟽乞骸骨不報至七月疾亟復力懇上猶難之至是知其不起特進太常寺少卿蔭一子入監命下數日而卒上深悼之夫仕際時難也得士尤難公以例貢起家弘治間爲泰安州司訓陞陵縣教諭正德初轉淮府伴讀內艱服闋改除興

府進審理至際 龍興身翊 二聖膺殊遇豈非天
乎然自釋褐已爲儒官拔其流矣歷宦四十年其節
愈明遂會非常必有足勝之者矣夫漢稱代來唐言
秦即嘗考厥屬則宋昌房杜信非偶然夫豈得以地
拘人哉按狀公諱亨字嘉會別號南洲其先有祿四
公 洞庭人爲下蔡日新之後四傳爲道二公質于
金陵因家金陵季子子宗贅無錫余氏又家錫子宗
生彥華居洲涇彥華生璠璠生亨公之貴也璠卒已
如千年贈光祿寺少卿夫人張氏贈太宜人璠號稼
軒讀書跡財生四子公居次早入縣庠即有名臺考
恒首列其在太學太司成以下皆器之丁先光祿之
艱迨夫張宜人遇諸昆季咸篤孝友其爲審理受知

于 恭穆獻皇帝嘗曰蔡審理循循雅飭有古君子
風大書積善堂三字 賜之清慎又著累拜莊田之
賜後雖應運受 簡有年矣生于天順丁丑六月初
四日逮卒七十二年配宜人秦氏爲方伯中齊公姪
今司徒公之姊也爲公賢內助公之宦也常迎太宜
人不就秦請奉其姑乃爲公置妾以韓氏孫氏隨公
子男三女二長應祥即蔭生秦宜人出餘皆韓氏孫
氏王氏出應祥娶華氏鄒氏應禎聘鄒氏應祺未聘
女適華霖許莫土疏孫男二人孫女三人卒之明年
己丑應祥卜以其冬十月 葬隆壽鄉新阡自
爲狀走羽曰不肖先生宗也乞銘先公不容辭爲之
銘曰亮賢無方代勲斯皇栢栢髦士載趨載踰贊功

明堂子 潜有光

天子殊錫服命奕奕褒我妣考賁我閭邑懋宣昌澤
蔭茲蘭息際時其靡斂時孔艱厥休綿綿封植斑斑
十畝之間兮車閑闕式旃式旃

林屋集卷之十九

林屋集卷之二十

左虛子二十三篇附

山人蔡羽著

天道篇

化無窮天不可知以六合觀天者其小也混之闢之
孰使之故凝澄不足道有形無形孰出之故五行不
為先五者二之分也二者五之合也一者二之宰也
二者一之妙也然則五者之立依形乎曰温燠寒涼
清濁五行之謂也五象未示氣固流行矣故曰至誠
無息天之所以為天也可混也不可無也可清也不
可始也謂陰陽之前有極陰陽之後有五行四時者
妄也聖人立象不立數言有不言無立奇偶所以著
變化而非有始也謂氣即道非也固有所謂形而上

也然無形無道也謂形而上非氣非也故自其陰陽
而名之曰極自其運行而名之曰天自其稟賦而名
之曰性自其本然而名之曰誠自其本體而名之曰
中自其性之德而名之曰仁是故無往而非天也若
夫形天則滯矣六合雖大是以一芥視天也不必出
于六合之外而六合之外不能盡故天者不可知而
已也或曰子午之說元會之期其能逃乎曰是術數
之家也流於誕術數之家流於誕幻生之家流於妄
是強欲知其所不知而聖人不取也聖人不強其所
不知而以理知其有不合于理者不論也老莊知道
在天地之先也未知道在天地之後也知道生萬物
也未知萬物即道也知失道而德而仁而義而禮而

智也未知一以貫之無二也故諸子之言天形天也
形天可得而知也彼病天下之滯於有也故曰有無
相生病天下之爭於長也故曰長短相形是知無矣
知一矣而不知無之爲無一之爲一有物也知無之
爲無而不知無之爲有不容已知一之爲一而不知
一之爲萬不容已故常執而不通也是故知一之爲
一未若知一之爲萬也知一之爲萬未若知萬之爲
一也知無之爲無未若知無之爲有也知無之爲有
未若知有之爲無也知是非之不必辯未若知是非
之不容辯也知脩短之不必憂未若知脩短之不容
恤也夫昧其本者繁其枝濁其源者汚其流天不可
知而以私見強億之故各出萬言以與聖人爭能也

爲是病者有根焉彼謂仁義爲何性命爲何道德爲
何其知今之作于天下者皆昔之藏於天者乎其知
無形與聲者固在於有形與聲之中乎其知天在於
萬古之前而亦在於一物之中乎其知我之爲天而
天之爲我乎其知物之爲天而我之爲物乎故不可
知者難言而不可忘者常大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
也太甲曰顧是天之明命慎矣哉

無意子

無意子處於崆峒之麓覽於群化及於厥始色玉而
聲珠目洞九垓不事視也耳極九術不事聽也變無
爲有不利利也化純爲衣體不襲也海輪陸賦口不
膾也溫溫而居充充而遊冬雪不寒夏炎不燠憑雲

起居服虛而卧曩者范睢由亡命相秦蔡澤擢
之子不羨公孫弘對策上第得封侯印子不喜囂囂
子過曰吾蒙主人之知連高第寵以顯位食以玉食
几可以摧成轉亡升人于青雲置人于黃泉無不如
志子孰與子曰余素寒不知子嗟嗟子過曰吾憫富
貴者不惜其餘快意於一日窮欲於累卵一旦輝霍
去涼風至峻宇雕墻行道惻傷又惡貧賤者替其衣
而殄其食依附景光取憐氣息疾若儔孰與子曰
余素素不知子意意子過曰吾意某年取科某年取
第美爵可必得某公閣某公臺富貴可必擬南居雲
臺都邑之選鳥獸草木之玩蛾眉窈窕之奉高視而
肆言願指而氣使苟不如意雲其喜而泥其憎子亦

從乎子曰余素拙不知子是故無意子與世枘鑿趣
舍相失語默相射破崖城舌孤行而遠息上避其形
下避羣爭雖不絕俗逃名而交益寡

玄白

老曰知其白守其黑是爲天下式孔曰不曰白乎涅
而不淄是天下之白不能尚老之玄也老之玄不能
尚孔之白也此無他有意無意而已矣有意之白非
天下之真白也故玄得以尚之而聖人何意焉仁真
仁也義真義也禮真禮也樂真樂也有諸中故形諸
外聖人何意焉無意之白天之心也理之本然也夫
天本無心因聖人而有心亦曰斯理而已矣太極而
已矣理無作爲極無顯微虛明潔白燦燦熙熙物我

皆然何事於玄哉玄斯匿矣處下流是待天下之歸
也執虛噐是待來物之乘也是匿也是有意於取也
非天心也是老氏之道而非天下之正道也故厥術
流爲戰國紛紛之家厥用一出于貪而厥禍至于毒
天下其曰將欲奪之必固與之是與之意在奪也將
欲翕之必固張之是張之意在翕也吁有意以爲善
非天也况有意於貪功利物以飾名天下乎故白不
足斯留意意不良斯守玄故玄非誠也有意非誠之
至也誠之至也天之道也無思無爲妙應萬幾木有
得失盡人盡物位育參贊必有本也何謂本曰降中
而已矣是天下之大木也大木立矣功用盡矣是之
爲我無爲而天下自成是聖人之能事而非老氏之

云也何賴於深藏何取于嬰兒感人心而天下和平
何待於天下之乘曾子知之矣故曰江漢以濯之秋
陽以暴之皜皜乎不可尚矣孟子知之矣故曰行一
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爲也聖人視得失天下
猶一芥而莫大性之存亡故不以昭然者爲暗昧也
或曰舜稱玄德孔曰默識何嬾曰舜之玄德之深厚
也非有意也默識不顯存之熟而微之至也無意於
取物也曰然則子於老氏無取乎曰取其淡泊守一
而已矣然歛之不出吾道而縱之則不勝害故異之
而不用然則子奚用乎曰子之燕居申申如也天天
如也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也用之則
行舍之則藏也是聖人之所以爲白也其次致曲慎

獨而已矣

子膏氏

子膏氏有南郭之良千頃厚居以謀其子華居繡轂
僮妾厭玉帛出入擬王侯縣吏有請不得必重法以
困之子華氏過而鄙焉曰予簪朝簪乘露冕出入都
會鄉人側目小吏拱竦位高而金多方叱咤不暇孰
與子膏氏之畏吏子無氏過而鄙焉曰予居蓬蒿衣
褐衣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何取膏之金華之冕
乎與吾重形以勞天下孰與輕其身肆其志乎三子
不能平請於無無氏曰有財不能施有政不能爲有
德不能忘非予所知左虛子曰二子矜外子無氏鄙
外無無氏忘鄙外矜外者愚鄙初賢忘鄙外者聖

忘而見

矚與聆孰大忘而見以爲矚大日予青非獨五采之
絢絢澤爾車飾爾馬不矚不啓乘之泰雕爾宇重爾
臺不矚不啓居之泰珍奇百玩重貨不矚則不畜娥
眉窈窕玉顏不矚則不御言絕爾欲寧絕爾矚以告
忘而入忘而入以爲矚之攻近聆之攻遠矚之方一
聆之方四潰潰而來訛訛而出洋洋而充淫淫而入
屋漏而衆籟也夢息而誼譁也晝夜予軫捷不及避
謀不能去豈如爾矚之易爲耽耽瞑斯已矣二子不
能下以見忘而留忘而留曰異哉二子之謂天下未
有不須視以行聽以成者也顧惟未一一何害萬顧
惟未定定何憂亂以一視萬則太山秋毫一也彭聃

黃殤一也容於一則御奴於萬則亂是故君子莫夫
於自勝天惟勝故人不能犯禮惟勝故私不敢戰吾
視吾天不見所謂非天也莫非吾性乘吾乘居吾居
不當如是者退矣雖日接萬端何青乎吾聽吾禮不
聞所謂非禮也莫非吾心正本以受之順物以應之
不當如是者滅矣雖晝夜洋洋何軫乎一體圓融無
象弗通圓圓朗朗無翳無匿纖毫忍留斯累仁纖毫
賊留斯害義非量之難盡也明之難全也不淵其淵
必有伏之者矣不鏡其鏡必有翳之者矣神哉敬乎
在淵而微在鏡而空孰定而公孰執而中安安之功
苟去爾明黜爾聰尚克奮庸吾不信也二子於是神
凝意順巽首下風端視一聽莫敢出氣曰予小人也

願終其身受事焉左虛子曰忘而留造於聖善厥職而已矣

民憂

左虛子曰民之憂吏之不職也或曰三皇氏何職子曰上人無職中守職其下不職民之初生何庸職帝之世思職三季而無職民其脫於猛獸乎或曰若是乎堯舜孔子未善善也禮樂刑政之肇非上也子曰堯舜孔子之心猶皇之心也勢不獲已也禮樂刑政之待凡民也動容周旋中正和平從容不踰矩聖也待禮以中待樂以和待刑政以發其次也待中人不以法猶之求五穀無耒耜焉是故聖人以禮樂刑政待天下而心遊于法之表故天下可讓也卿相不有

也清虛玄淡千聖一心也順時興法萬世無敵也傲者棄之矣貪者瀆之矣法棄而民佚瀆而民凋將安依乎日荒日弊吾憂其終也是故瑣瑣斤斤非有司之過也徇已蕩法忘業有司之罪也

子園氏

子園氏憂東鄰之樗曰其陰方丈踰垣而奪吾之日露甲植不毓蔬無色奈何左虛子聞之笑而起曰予嘗病子蒲氏之水舟為患奪于日以陳歲月之勤今茲特甚夫地之有土偶屬之人相聚而室相踵而耕以糊口于世世治斯理世亂斯棄棄之不巳還歸于大塊塊不自專歸于太始太始不有歸于無始夫陰陽之無情所以廣毓爾類也均樗均植孰

為爾物均澤均敷孰為爾有彼得而飽爾失而餒爾
脩其不足彼得而餒爾失而飽爾脩其有餘脩其有
餘飽斯分矣脩其不足餒斯安矣士安則不憂貧知
與則不矜有以處天下豈不有餘力哉何憂於交鄰
子園氏曰小人襲父兄之訓不聞大道今奉命矣乃
委植而歌于蓬門

莊辨

或曰莊何見左虛子曰見厥初而已矣曰何以狹孔
子而賤禮樂曰初固然也昧於時而不顧者也以為
玄澹無為盡天下之道也孔之心猶初也知天下之
物有不盡然也或曰莊生忘世孔憂世斯二言其盡
諸左虛子曰不然也彼見民之初生止於是斯已矣

故無庸治也
故無庸治也
是區之方來不容已故無庸治也
故孔
盡時或曰何謂時曰行於天者是也予不觀春乎
而端倪形而毫釐昧昧熙熙人始嬰啼禽獸柔乳不
爪不角欲嚙矣施厥事未備何容品位厥慾未彰何
容裁制故三皇順時之荒一切苟治皇無衣冠民無
田里雖則風淳節簡害未易紀莊生以為不易之道
故昧至於夏也草木暢茂禽獸蕃育齒齒角角磊磊
落落聖人不理嘉穀不起不教不明善類孰生不疏
不戚孰保孰恤不尊不卑孰紀孰維爪牙不驅赤子
無依不婚不祭安見人類聖人有所不忍故禮樂作
是故政則夏也心則春也故曰時然則剖斗折衡之
言孔之賊乎曰不然也彼見權度之初教民別也民

非財不殖財非政不理權度者政之綱也別於初而定於悠久一時之累萬世之利也然則道德仁禮果異乎曰彼未知體之一也有形之未始離乎無形也其曰方內外者燕也然則子視莊有取乎曰取其趣高無慾而已矣故當世不能累是聖賢之自養以輕天下之富貴者也徒得聖賢所以自養而不知治天下不可無法故其道敞左虛子曰孔莊異道而同趣

絳君所遊

客問左虛子曰衆方燕嬉而子閉戶方逐狗馬而子歛膝酣歌無度而子不御伎樂豈不悶悶子曰吾絳君所遊者大絳君無象天人同始絳君無內萬內同宮故能上參三光俯順萬類安安無爲衆職允治不

畜而富不軒而貴四海一闕天遊無外屋漏而明堂也玄夜而玉燭也凝旒嚮離不動聲色金輿玉輅平直直雖躡斗柄駕祝融沐咸池折若木倏忽萬里而玄關寶室自得而無失非無喜也古人來庭嘉謨奏聞用嘉厥績用勤于作德君則有慶終日欣懌非無怒也肆厥醜穢德弗祥詭誕悖往君則遊于清寧孤處而高肩碌碌羣小欲闖而詎能皇皇親賢汲汲勸善矜人之不逮軫寒而憫賤故交盡天下之德取盡天下之益居則常春守則常神不但已也前遡千載堯階舜廊禹室殷堂羲文委蛇周孔家邦揖讓趣踰娑娑于其旁莫不襲厥衣裳佩厥珪璋沐浴休光咀嚙脂肪後垂于襖開闢疆場提擊俊良中和之韻

厭飫乎來世孤潔之風蕩滌乎餘裔聲金而操玉鳴
絲而曼竹莫不陶洗凡鄙振動流俗萬世之下必有
同軌而侔度襲芳而蹈躅夫出入乎萬里迎乎前要
乎後遊非不遠顧常優游乎御晏晏乎止神未始疲
轍未始敗充乎有餘歸也休休乎有餘息也奚取
于市井之逐逐衆醜之嗤嗤蠅頭而舖馬牛而風哉
客曰小人奉迎不獲奉君之駕不出誠善

子軌氏

子軌氏之先爲職方氏族在北方有周行者偉人也
博大而多容生軌文而柔訥德厚善下嘗所交有子
轍氏共工之後也厥俗散在齊魯秦晉秦之小戎周
之無將兄弟也轍寔周旋其間善以智自舞性剛而

好競二子居不同而日交于野轍有所加軌受之而
已有所未及轍亦開導之嘗別去浹旬軌無所改或
累月而至亦必訪軌所在軌自以虛已事轍委心腹
焉艱險無所避繩趣尺步猶形影焉忽秋霖連日潦
泛于原轍方出郭悍奔失軌之所在身陷于汚輓不
克興喪其貨具號呼在途不獲進發怒罵曰子軌氏
真小人也與我期千里而棄之中道深居納汚今若
是獨不能効靈鵠填河速濟我耶軌聞之曰噫天道
有雨暘地道有旱潦人道有進止爾專務馳騁而不
相時顧惟罪人是天下之暴夫也詩曰高岸爲谷深
谷爲陵世道則然也獨不量已競進何爲我不能輔
子矣間不久復修前好軌始難之終弗拒也他日又

之於野途遠日暮子轍氏前躁復作曰請暫與子異
求捷耳乃陟高改緣丘陵出入叢棘之間下臨澗道
躍度而蹶傷足及腹大敗重崖之下乃呼軌曰子弗
能援我乎予慕兼程故至是子視予索枵馬逸命絕
能左顧乞骸否軌曰予道在此而子徇彼余以守直
行天下惡能枉已以暴取覆者子轍氏也爲後來者
戒耳君子曰子軌氏虛已守正順時故邪世不能亂
夫東海之蠡至太山之巔而不沮以其不競也江海
之六尾閭納之而不溢者以其虛也若子軌氏可謂
知道矣

象溪

左虛子遊於滙澤之上有玄溪焉從者請濟橈之湛

自若也耳屬之無聲也游者笑曰君未量致詰焉曰
前爲陂後爲洲奚弗循循乎茲淵疇之趨也流之主
也豪牛不沉焉濟師不汨焉然大旱澤決洲爲堂陂
爲脊居者資養行者資困左虛子仰吭嘆曰谿哉谿
哉無得而踰哉造化之道盈者主消虛者主息江河
之道高者主與下者主取消者忘盈則虛者來盈者
去高者忘反則取者壽與者敝是谿也其善事江河
樂爲天下下者歟不然何玄也吾聞知者納汗賢者
忘伐積德累功天下莫能踰故厥德成厥名無終苟
天下莫能踰何嫌于如納哉顧子號象溪訪之曰知
其雄守其雌是爲天下溪吾志也子志吾志左虛子
曰象者肖也子肖溪莫大於肖是

憂世

或問於左虛子曰憂世莫如聖人乎子曰不然也聖人無憂天下感之而已昔者三皇氏之世君忘於朝民忘於野等威不形好惡不立何賴於隄防故三皇氏聖人也而無作非拙也民之初生非宮室衣服飲食不異於禽獸非兵防禁衛約束不免於瓜牙相忘散而相爭朴散而澆非禮樂教化不能止厥欲衣服食飲約束禮樂教化之條漸繁而欲漸生矣聖人之有作非得已也其不能使人之無欲者豈其教哉莊生以爲亂天下者見其始也後世以爲憂天下見其終也左虛子曰聖人無憂而有慮

汝棄

或謂左虛子曰有司旣汝棄乎子曰何立異窮達貴賤世之人妄爲流品也予求爲此人者也無窮達貴賤之異也古之官是人也重責之也勞苦之也離其親戚以憂人之憂也非富貴之云也其立人之朝者忘其家也不有其身也非食祿乘軒之云也故道行而出違而入出而憂入而逸一出入一憂一逸各得而不相易易曰王臣蹇蹇匪躬之故又曰責于丘園無咎夫惟貢于丘園爵不得榮祿不能勸斯神全而體適矣故上曰勞心下曰逸志豈若後世標榜脩飾挾官濟欲以爲鄉人多哉略足以經文足以濟有司求之是有司之儔也有司不之求非有司之儔也其意將俾予全厥不虧藏厥不盡以遊乎自得非人

力也世有知者必曰 聖朝不盡拘人於朝辱人以
事於其時有逸民焉以爲有司汝棄乎不汝棄乎

李子將歸

李師子將歸問於左虛子曰有以教我子曰其水平
李師子曰願聞水左虛子曰子海虞子也亦遊呂梁
乎是多揭水其厓巉巉其石巉巉沸者成輪梗者橫
奔潰決傾騰晝夜雷鳴是水與石不相能也夫以卜
泗方東而呂梁不能容非隘且不虛乎至於海天下
之水歸之矣未嘗一相持而相拒非大風潮恒洋洋
若也不沸不梗橫包萬里不見其際是虛也虛故納
納故無爭無爭故無上而百川朝宗知呂梁之過斯
知所以待天下矣師子曰諾交莫大於虛吾過隘故

愠

器辨

多寡器也忘多寡非器也得失數也忘得失非數也
器不自限雖有多寡何預哉不自喪雖有得喪何病
哉或曰然則多弗若寡得弗若喪歟左虛子曰非也
外能多寡予予不以多寡庸何限物能得喪予予不
以得喪庸何傷予不觀南郭之乘北山之雲乎夫乘
一鍾而趨再鍾而曳三鍾而越南郭之操懷多志毅
日中而勞汗發蹠穿輒困于羊腸之下破轅折輻喪
貨取嗤一鍾者逍遙乎三復矣故多寡不與也曰何
謂北山之雲曰出乎高山遊乎四海亭乎王居覆冒
鼎邑時卷時舒不見其勞時有時無不見其消故得

喪不病也象山應子少持鄉望謂科第可指取既而連出無知者邦貢于廷見之南宮意度慷慨遊南雍再試不售註選天官其友勉之曰戊子之秋賢主人收子矣姑俟應子曰仕何終極進何期必志穀先衰負多易蹶予先人有志經濟位終別駕膺仕何加取意之適左虛子聞之曰應子不期多賢於乘遠矣不患喪加夫人一等矣人恒器應子忘器特爲辨以著其往

進不足

東郭子朝拜大邑之令望子賀之曰榮矣墨緩銅符東郭子曰尚畏守他日階守又賀之曰榮矣朱衣象簡曰尚畏監州望子艱然曰徒畏人孰人畏之若曰

吾友某守以如千年得爲大監使以如千年得聯八座今方惴惴里子曰何以曰內顧愛妾下憂乳子官非久祿不厚位非重寵不至前思褒異後計蔭錫印綬纍纍厥來無替忍小以圖大長久富貴之道也大官多口若捧盈玉然人咸殆之逗之斯缺撞之斯溢一不慎則謔起謔起則位不固位不固而求歸逼已者闕是焉望已者辯笑焉有司箴視焉小吏發狂而詈矣聞視疇昔奚在哉易曰汔至亦未繙井羸其瓶凶若是之謂也故位愈高則畏愈多子不足以語此左虛子聞之曰噫是進不足也夫士學于家用明厥性性明故知天下之榮無大焉榮無大故有天下之所有以令物而出得以治天下之事進不進遇焉而

已矣進故無大退故無小已何預哉疾之殆之逼之
喘之已何預哉聞役外不聞役於外聞藐外不聞藐
乎外夫外也者外性之謂也芬華侈大之欲所以移
夫人者也子觀其內彼觀其外賢不肖固已遠矣矧
徒徇畏爲得計哉今士初移於令又移於守進漸高
則移漸多何時而足哉夫進不足生於移移生於養
不厚養不厚生于已不克已不克生於明不精明不
精生於微不慎是故君子慎獨持明克已夙夜不懈

晤言

左虛子出晤君子退未嘗不仰吭歎息門人曰子見
莫子乎何慕之深畏之切也左虛子曰夫士其色靡
靡其扁則啓其形畷畷其志不滿始見之畷如也是

虛無地已見之南雍僕如也是虛無已已見之南司
神候箚箚是虛無德也予是以畏門人曰虛足畏乎
子曰天以虛而應地以虛而運日月以虛成明四時
以虛成功君子欲大厥德舍虛奚基子不觀廬山之
壑乎秋水奄至瀾瀾然不見厥際已焉霜降淵淵然
不見厥底肆江河下積逾千載歟包無窮百川歸深
焉無他虛而已矣若夫道上之潦汪汗旦暮斯可矣
不足以運舟堂坳之量斟酌登貞斯可矣不足以產
蛙無他室而已矣莫子持厥虛北交天下之士豈無
得哉以爲道不止至返益皇皇卒業成均日聞甘泉
子至教心學非無得也以爲進不止是求益皇皇主逾
三年蓄日富將歸吳與執子手踟躕國門外若有所

想而未庸克致是其虛之又虛予是以畏其來也門
人口子云作聖以虛聖然後微虛子曰聖益虛匪虛
匪天因晤言爲都門贈

棟言

客有過東府者屬廢解焉山聳而隍墮委城隍者簿
椽檉幹聳者昔日之棟若柱也客不勝其陋鄙之口
鳳居耽耽間金錯鉛昔日之觀今日取憐宇畫題折
狐狸出入勢不能獨立奚炫乎梁間之藻飾左虛子
聞之曰噫客過矣形張而中腐者惡棟柱也勢去而
獨存者良棟柱也嚮使櫺立椽立而棟先腐焉雖欲
洗棟之罪不可得也人謀之不競天害之不宥雨媒
而風藥以逮於是然而支弱者先去矣附會者先離

矣顧獨竿竿然而殫厥力雨不知避醜不知蓋不賢
歟今茲簿椽交加檉幹糞圯隕爲壟者日匿狐鼠彼
挺而存隆而起者非棟與柱歟以爲誰之罪也客曰
棟可起乎曰不獨棟患人謀之不勤苟不集爾之才
賦爾之工棟雖竿竿無益也夫欲直爾之橈新爾之
腐合爾之裂壯爾之窳棟柱猶存豈不賢於無資哉
今賣十倍之資以待一倍之力而人猶篋視功之難
期業之難復可勝慨哉客曰僕聞命矣爲高必因丘
陵爲下必因川澤爲居不因棟梁柱石非智也且事
敝有因不究厥始顧歸詣于棟可與言勢哉左虛子
曰然子進于言

坳之萍

東門之坳春雨沙旬浮青產鮒青之名曰萍有衣無本不立干草傳獨宜於水且煖鮒有二名其一曰蛙蛙飲污量日充萍得水色日暹二贅恒相得不自恠其見容也萍語蛙曰余汝陰汝微風日之患食息以時奚賴於長江大河蛙曰余汝戴天汝併蒙汝小子無以贊襄顧惟朝墳暮篋以樂汝也日夕蛙蕃育萍厚爲寸益無忌憚侵淫平平陸咄嗟乎行人蛙贊萍曰平平福厚厚族彼途而車踐陵而斤伐者徒鬱鬱也奚君子之恒敷芬自贊曰彼挈網而漁荷餌而晨者足以截江竭澤道暹哉是坳莫余毒也已是夏天乃不雨復沙旬污淫盡除路爲蹊壤坳不復坳蛙萍之屬亦族焦類爲塵而飛左虛子曰悲哉二贅之識

自便其私而不惜天道之常者也時潦時涸天有常焉塋附一時不足爲喜是識小故至於此夫苟生必苟作苟作必苟慾多慾以濟利近常不遑遑圖遠是故君子無求生於苟

告江子

左虛子朝出遇江子必嘆退而求之不得其故他日之於巷巷有廬九反而後達厥度不方不圓隅側其戶邪昏其庭問之廬之子曰先人以方士之言避凶嚮順不暇端戶遠于周行惟恐不委耳左虛子歎曰異夫人之廬狗委已甚直果不足用也又之於村村女子病惑狂歌無憚男女老弱群嘯而拜嚼香而請問之途之人曰村有神降見者恐後耳左虛子歎曰

異夫村之俗棄禮已甚又從而神之子反走江子告
曰予知所以歎子矣彼不利於御直而子反之宜弗
若委之見親也彼方棄禮而子反之宜弗若狂之見
售也必欲趨時姑易而所爲於是江子曰與吾綏綏
而借溺孰與耿耿而獨存與吾反反而見售孰與縮
縮而處屯予方老是子無多歎江子將歸左虛子執
而言

問慕

或問於左虛子曰子亦有慕乎曰有曰高官顯第累
纍而至不漸而崇氣滿志得四國嚮從如子何曰非
是之謂也有天成有偶成予慕天而已矣曰孰謂天
成曰不求庸得得爲天德不外庸作作爲天功不背

庸宣宣爲天言靜無不一一無不極作事作物循是
入出登之佐王擴之無方上贊三光玉成萬邦擴而
不納守一以藏一出一藏是曰天能或曰天能云者
良知良能也何庸作何庸慕曰良能天能也充之而
後盡充之云盡故曰能事是謂天成慕予慕非爾之
慕也曰孰謂偶成曰矯以衣冠飾以鉛丹欵欵輝輝
寔生容顏位之神人神事之也位之弟子人弟子事
之也位之佛人佛事之也位之天尊天尊事之也方
士崇張凡民趨踰叩之無實厥中不良是謂偶成是
土木也曾是慕曰然則子亦有畏乎曰有淵淵降衷
懼弗獲尊也肅肅朝命懼弗獲將也典刑君子懼弗
獲事也國有憲章懼弗獲守也職言職動懼弗獲充

也五者吾之畏也曰彼津炎炎升人于天沉人于淵
虎口婉孌觸之焦然吏狙于權俗崇少年鉗張喙軒
不恤愚賢一言不睦豕搏而蜂毒子能奉乎曰避之
而已矣

仕不仕之間

或曰仕者主往舍國門之內習聽宗工庶尹夙夜吏
事遑恤厥家今子朝揖慕歸不忘山林非仕也退者
主深不通名字帶書而耕隱犁而卧今子不遠朝市
非退也左虛子曰是仕不仕之間也問者聖賢之所
致審以相天下之可否也可則仕可也不可則仕不
可也問者智士之所恒虛擬一身之動靜也動不離
靜也靜不離動也問者聖賢所以愛身明道不離天

於須臾也非得已也莫大君臣之義莫重君子之養
父母訓之矣古聖授之矣蓄此何爲哉及是時而不
敢必者豈予心哉賈誠以出不出非予志也然而天
下有大限焉歛形而入不入非吾業也然而天下有
大樞焉限不可踰樞不可違是須臾以天也吾居何
居吾養何地吾學何事啓之而後闔授之而復取天
下事固有能不能也反不黜聰處不絕蹤不敢必天
下無知已也問者時之形也權之地也不識問安識
仕迷問者迷臣也迷臣者迷君也未有迷臣而能事
君者也未有迷問而能臣者也舜禹間也益稷臯陶
間也伊呂周公間也不間而成唐虞不爲而況於後
世乎故君子執權和時蹈間

農之子

農之子有良田不耕而慕錦衣玉食鮮居華屋謀改厥業卜不食家人弗與退而戚戚益不樂耕負其囊以逃之於邑見珍貨美器慕之不得從椎鑿而事焉舉其器弗若居數日弗勝勤也棄之之於都見方國貢珍奇工作詭異慕之不得從奇技而事焉舉其器益弗若居數日弗勝憊也又棄之之於國門之外見狗馬遊戲子女群踵之曰是無與吾力足以適吾目從之遂不去晨先其風暮望其塵奔走四出恒求與狗馬俱食弗親席卧弗親寢日又不返囊弗厚也餓于道左家人懼其惑也求所在而告之曰田蕪矣妻子餒矣子何不改曰予日追予欲恒不逮遑恤田乎

予万事是身不遑寧遑及妻子平家人知其不悟也號泣而道曰子父業田而良子棄之而餓夫田生穀穀生財財生百度百度生器用文章以供于國爲天子脩元祀洽百禮備百官使令內則文事外則武備然凡民有幅限不可踰也田爲本百工爲末自古力田者謂之力本子舍本奚求其他卒餓而死是之謂死而不悔於戲微惟農惟士亦然

